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八十九

明 彭大翼 撰

政事

獄繫 附冤獄 滯獄 鬻獄

獄始作于臯陶其制圜象斗牆曰圜牆扉曰圜扉總而名之曰圜土周禮所謂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是也風俗通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博物志夏曰念室殷曰動止周曰稽留

議九棘

易習坎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釋文衆議獄于九棘之下

闕三木

史魏其侯衣赭衣闕三木注云闕三木頭及手足也又柳宗元斷刑論貫五木加連鎖而致之獄

納槖饘

左僖二十八年晉執衛侯歸京師寘諸深室甯武子職

納槖饘馬注云武子以君在幽隘故以衣食為巳職槖衣囊饘糜也

去桎梏

禮月令孟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止獄訟孟秋之月修法制繕囹圄

無留

月令仲秋之月命有司申嚴百刑無留有罪

勿擾

史記曹參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後代蕭何入相屬齊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于此者乎參曰不然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以是先之

子長修史

漢司馬遷字子長因論李陵得罪幽于縲絏因而發憤修史記實録

鄒陽上書

齊鄒陽游于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于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乃從獄中上書王立出之

黄霸受經

漢書夏侯勝議不許宣帝尊武帝廟及丞相長史黄霸坐不舉劾俱下獄霸在獄欲從勝受洪範勝辭以死在旦夕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善其言遂授之

杜篤為誄

東漢杜篤字季雅客居美陽數從美陽令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獄會大司馬吳漢薨世祖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賜帛免刑

田甲辱安國

漢御史大夫韓安國字長孺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則溺之按蒙縣名屬梁國

牢脩告李膺

東漢河南張成弟子牢修告李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誹訕朝廷惑亂風俗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于黄門北寺獄其辭所連逮者太僕杜密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一百餘人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不與黨人為恥上書自言朝廷知而不問

罵坐被繫

漢灌夫字仲孺頴陰人性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武安侯田蚡劾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案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

遭蠱被收

漢武帝衛太子納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號皇曽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俱受害獨皇曽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故廷尉丙吉受詔治獄重哀皇曽孫無辜擇女徒胡組等乳養望

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夜到郡邸獄吉閉門不納曾孫賴以保全

許楊受譖

東漢許楊字偉君少好數術為汝南太守鄧晨修鴻郤陂豪右因陂役辜較所在楊一無所聽遂共譖楊受賂下獄而械輙自解吏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嘗聞忠信可以感靈即夜出楊遣歸時天雨陰晦道中若有火光

照之時人異焉

賔王書情

唐駱賔王獄中書情通簡知己詩云青陸春芳動黄沙旅思催覆盆徒望日蟄户未驚雷霜歇蘭猶敗風多木屢摧地幽蠶室掩門静雀羅開自憫秦寃痛誰憐楚奏哀漢陽窮鳥客梁甫卧龍才有氣還銜斗無時會鑿坏莫言韓長孺長作不然灰

黄沙

晉武帝太康初置黄沙獄以訊囚徒黄沙獄名

紫氣

初吴未滅時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雷煥曰寳劍之精上徹于天耳張華問寳劍何在煥曰在豫章豐城獄中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至即掘獄基得雙龍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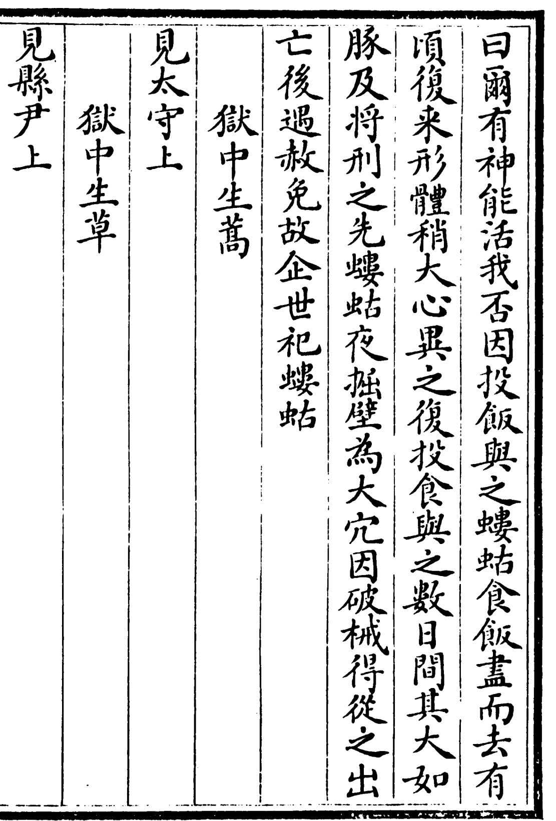
蟲盤

小說漢武帝幸甘泉宫經長平坂見有蟲盤覆地色如生肝頭目口鼻皆具問于東方朔對曰此蟲名怪哉昔

時拘繫無辜咸仰首嘆曰怪哉怪哉蓋怨憤之氣感動上天所生也此地必秦獄處即按地圖果如其言上又問何以去之對曰積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灑之當消于是取蟲置酒中須臾糜散

蟻穴

東陽元凝齊諧記董昭之過江見蟻胥一短蘆昭之救之後昭之繫獄蟻領羣蟻穴獄昭之遂得免又搜神記晉龐企自云其祖坐事繫獄忽見螻蛄行其左右因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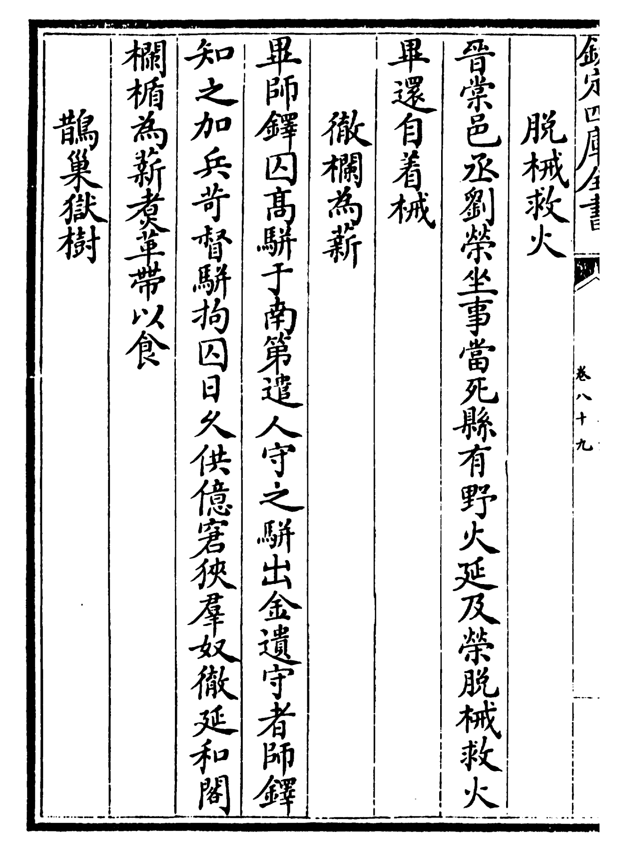
曰爾有神能活我否因投飯與之螻蛄食飯盡而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心異之復投食與之數日間其大如豚及將刑之先螻蛄夜掘壁為大穴因破械得從之出亡後遇赦免故企世祀螻蛄

獄中生蒿

見太守上

獄中生草

見縣尹上



脫械救火

晉棠邑丞劉榮坐事當死縣有野火延及榮脫械救火畢還自着械

徹欄為薪

畢師鐸因高駢于南第遣人守之駢出金遺守者師鐸知之加兵苛督駢拘囚日久供億窘狹羣奴徹延和閣欄楯為薪煑革帶以食

鵲巢獄樹

唐玄宗即位以来二十年間號稱治平人罕犯法大理寺卿徐嶠奏云今歲天下斷死刑止五十八人先是相傳寺獄殺氣太盛鳥鵲不棲今有鵲巢其樹百官以幾致刑措賀帝歸功于宰相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爵豳國公

鵲噪獄樓

朝野僉載唐貞元中黎景逸居空青山有鵲巢其庭每以餘食食之甚馴狎後景逸出仕被誣下獄一日有鵲

飛于獄樓上下向景逸喜噪久之已而果赦下

殯母還獄

漢鍾離意為棠邑令民房廣為父報仇繫獄母病死廣哭不食意憐傷之聽廣歸殯母丞掾皆爭不可意曰罪自歸我義不累汝等遂遣歸殯殮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得減死論

奪父出獄

魏臧霸父戒為獄掾能據法守正不狥太守私情太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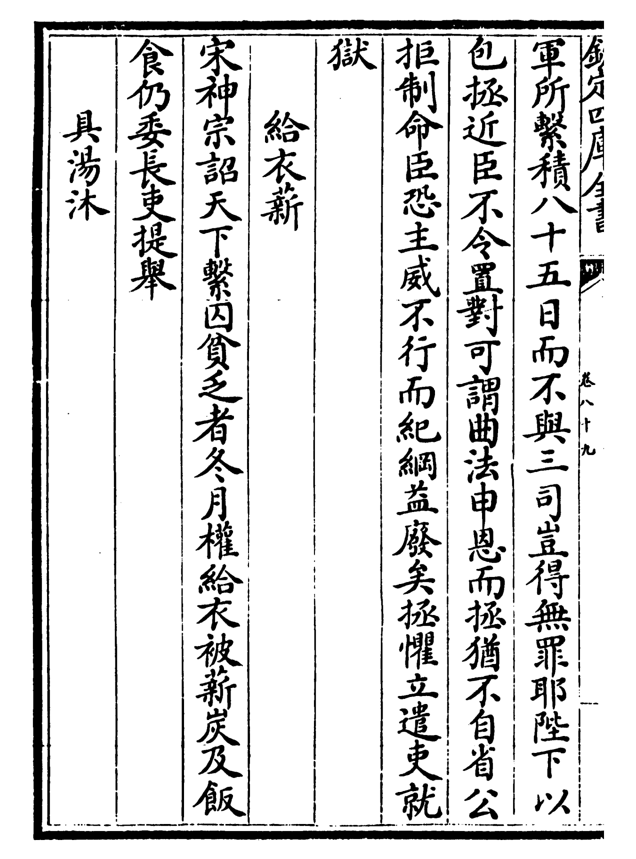
怒收式付府獄霸令數人要奪父出與父俱亡命

蕖囚踰獄

魏孫禮荒亂時與母相失有馬台者為求得之台後坐法當死禮私蕖台令踰獄乃自首有主簿溫嘉之白太祖得罪減一等

遣吏就獄

宋胡宿行狀朝廷委公置獄治三司不以時計度三司使護吏不肯遣公上言曰逕卒悖慢誠有罪然折支乃



軍所繫積八十五日而不與三司豈得無罪耶陛下以

包拯近臣不令置對可謂曲法申恩而拯猶不自省公

拒制命臣恐主威不行而紀綱益廢矣拯懼立遣吏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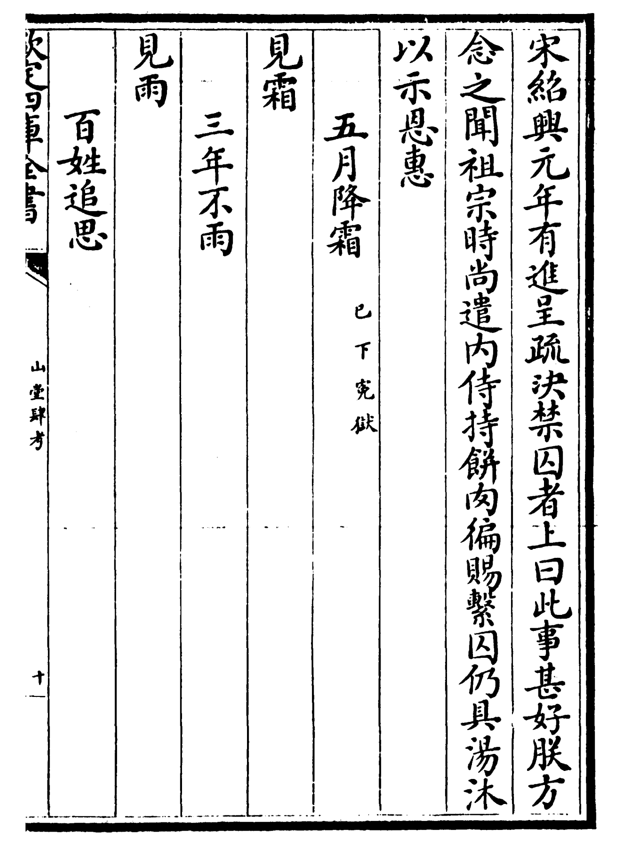
獄

給衣薪

宋神宗詔天下繫囚貧乏者冬月權給衣被薪炭及飯

食仍委長吏提舉

具湯沐



宋紹興元年有進呈疏決禁囚者上曰此事甚好朕方念之聞祖宗時尚遣内侍持餅肉徧賜繫囚仍具湯沐以示恩惠

見霜

五月降霜 已下寃獄

見雨

三年不雨

百姓追思

漢趙廣漢為京兆尹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脇丞相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上惡之下廣漢廷尉吏民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要斬廣漢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榮畜人姓名

百姓流涕

漢韓延壽宣帝時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

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稟犧官錢放散百餘萬上不直延壽竟坐狡猾不道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爭進酒食延壽使掾吏分謝送者百姓莫不流涕

鄭昌訟寃

漢司隸校尉蓋寛饒剛直公清剌舉無所避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寛饒因奏封事上以為怨謗下其書執金吾議以寛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

訟寃上竟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庶莫不憐之又平通侯楊惲宰相子有材能失位家居或告惲驕奢不悔過章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腰斬司馬公斷曰以宣帝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

寒朗訟寃

見侍御史

為父訴寃

晉劉隗字大連為司直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隗特奏其寃伯子惠亦訴父不乏軍興無罪受戮

為兄訴寃

唐穆賛字相明累官侍御史陝虢觀察使盧岳妻分貲不及妾子妾訴于官中丞盧佋欲重妾辠賛不聽佋與宰相竇參共誣賛受金捕送獄賛弟賞上寃狀詔三司覆治無驗猶出為柳州刺史

剳腹訟寃

武后周酷吏來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惎謀反誅之惎子訟寃于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刳其腹秋官侍郎劉如璿見之竊嘆

刵耳列寃

唐宇文融恨恚張説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説引術士王慶則奏表其閭及引僧道岸冒署右職帝怒詔源乾曜隱甫韋抗等即尚書省鞫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説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刵耳列寃帝遣高力士往覩還奏

說有功于國帝憮然乃停說中書令誅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

申理元忠

唐中宗時諸張深怨元忠乃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天子為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直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言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凋敝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當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竟貶元忠為髙要尉

原雪申錫

唐文宗太和中宦官誣申錫謀立漳王貶開州司馬至開成元年李石因延英名對從容言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流涕曰此事朕久知其誤而詐忠者迫我以為社稷計爾此皆朕之不明向使遇漢昭當不坐此乃復申錫官爵

大霧不開

南部新書唐李錡之誅大霧三日不開或聞鬼哭上疑

其冤詒收葬之

淫潦自霽

唐崔碣為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値龎勛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存亡乾夫内悦其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乃夫殆不還矣即隂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為富人及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逐之妻詰吏自言乾夫厚納賂而可久乃反得罪再訴復坐

誣可久恨歎遂失明及碣至可久陳寃碣廉得其情即勑吏掩乾夫并前獄吏下獄悉發贓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方淫潦獄决即霽

誣劾韋賞

唐杜兼字處宏僚官韋賞陸楚皆名家子有美譽嘗論事忤兼兼遂誣劾以罪帝遣中人至兼廷勞畢出詔執賞楚殺之二人以無罪死天下莫不稱寃

誣縊崔寧

唐崔寧為裴冕牙將時朔方掌書記康諶詐作寧遺朱泚書獻之盧杞遂奏寧初無効順心反狀明甚上怒召至朝堂縊殺之併籍其家中外寃之

雪師旦枉

唐李尚隱擢左臺監察御史時有馮昭泰者性鷙刻人憚其彊嘗誣桐廬人李師旦二百餘家為妖蠱繫獄詔御史覆按皆托病不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為申明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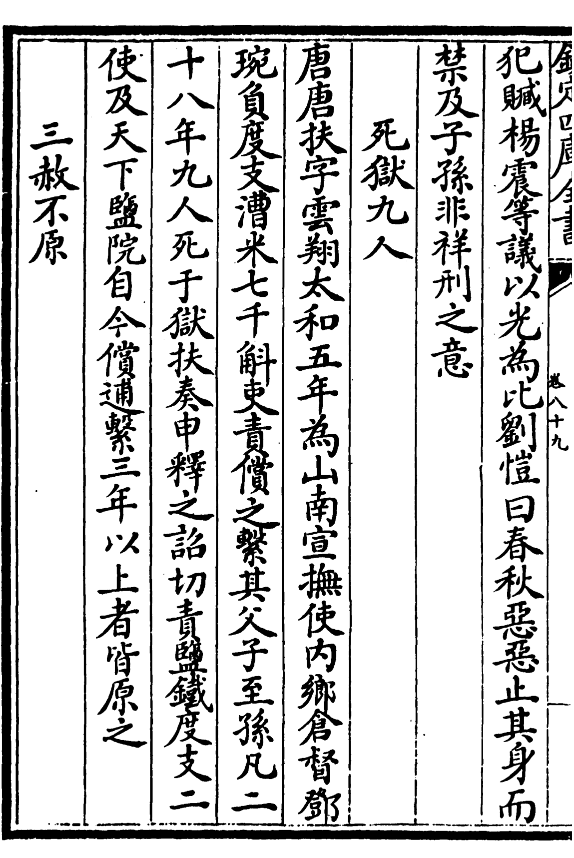
訟岳飛寃

宋秦檜矯詔下飛與子雲大理獄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鑄察其寃白檜曰强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万俟卨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逗留事為言卨喜白檜簿録飛家取所賜御札與往来道塗日月皆可攷乃收其御札送官藏之以

滅其跡禼又使于鵬孫革等證飛逗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等皆言飛無辜不聽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飛年三十九子雲與張憲皆棄市時紹興十一年十一月也于鵬等從坐者六人薛仁輔等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岳飛寃下大理獄死凡傅成其罪者皆進秩

禁獄二世 已下滯獄

東漢清河相叔孫光坐贓禁錮獄中二世後居延都獄



犯贓楊震等議以光為比劉愷曰春秋惡惡止其身而禁及子孫非祥刑之意

死獄九人

唐唐扶字雲翔太和五年為山南宣撫使内鄉倉督鄧琬負度支漕米七千斛吏責償之繫其父子至孫凡二十八年九人死于獄扶奏申釋之詔切責鹽鐵度支二使及天下鹽院自今償逋繫三年以上者皆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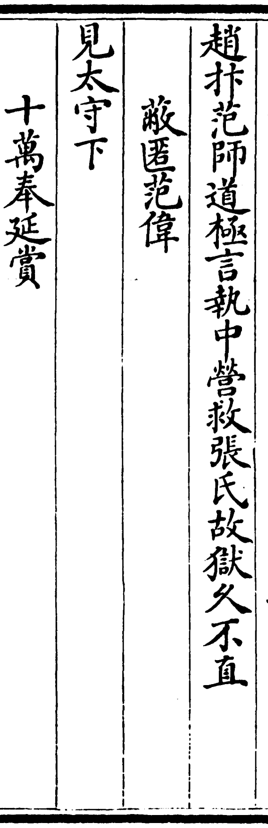
三赦不原

白居易見度支有囚繫閿鄉獄者更三赦不得原乃奏言父死子繫夫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朝廷許之

積歳不決

唐鹽鐵度支屬官悉得以罪人繫所在獄或私置牢院而州縣不聞知歳積至千百數不時決殷侑奏許州縣糾列所繫申本道觀察使并具獄上聞許之

營救張氏　已下繫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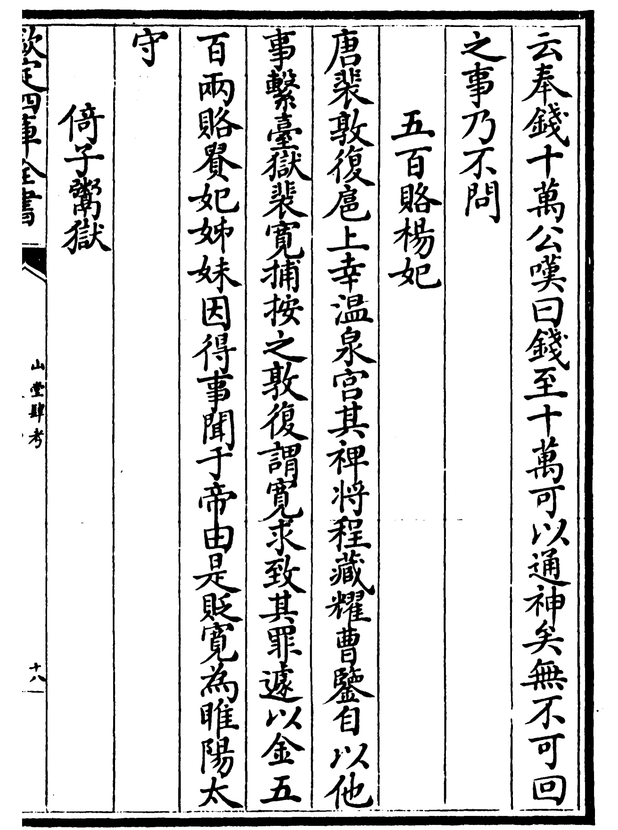
宋至和中陳執中為相其嬖人張氏笞女隷至死臺官趙抃范師道極言執中營救張氏故獄久不直

蔽匿范偉

見太守下

十萬奉延賞

幽閒鼓吹唐張延賞聞度支有一寃獄久不決後公判度支期以旬日平反視事日案上一帖云奉錢三萬貫乞不問其獄公怒悉收吏禁之次日于盥洗處又一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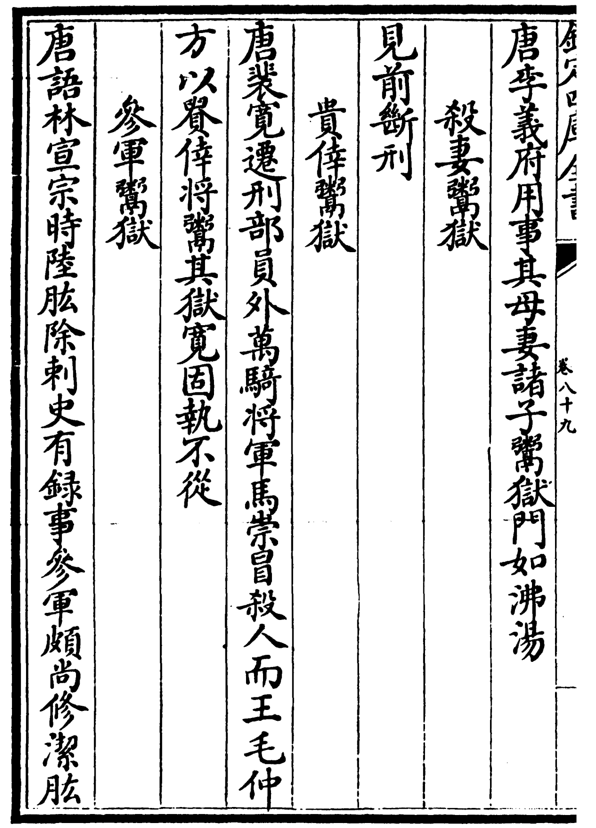


云奉錢十萬公嘆曰錢至十萬可以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乃不問

五百賂楊妃

唐裴敦復扈上幸温泉宫其裨將程藏耀曹鑒自以他事繫臺獄裴寛捕按之敦復謂寛求致其罪遽以金五百兩賂貴妃姊妹因得事聞于帝由是貶寛為睢陽太守

倚子斷獄



唐李義府用事其母妻諸子鬻獄門如沸湯

殺妻鬻獄

見前斷刑

貴倖鬻獄

唐裴寬遷刑部員外萬騎將軍馬崇昌殺人而王毛仲方以暱倖將鬻其獄寬固執不從

參軍鬻獄

唐語林宣宗時陸肱除刺史有録事參軍頗尚修潔肱

召問曰録事叅軍有幾對曰有三其下等懦政虐刑貪財鬻獄肱即擢叅軍為太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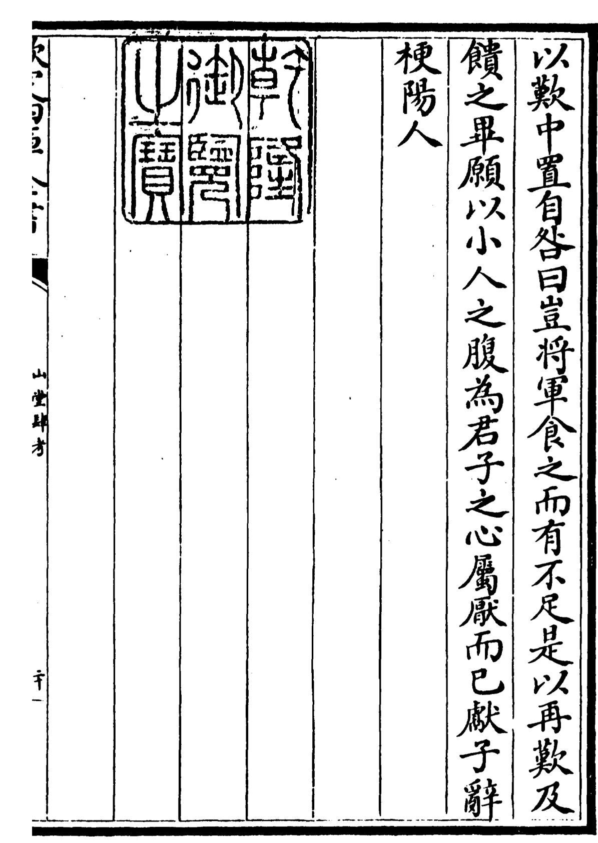
蔽罪邢侯

左昭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

一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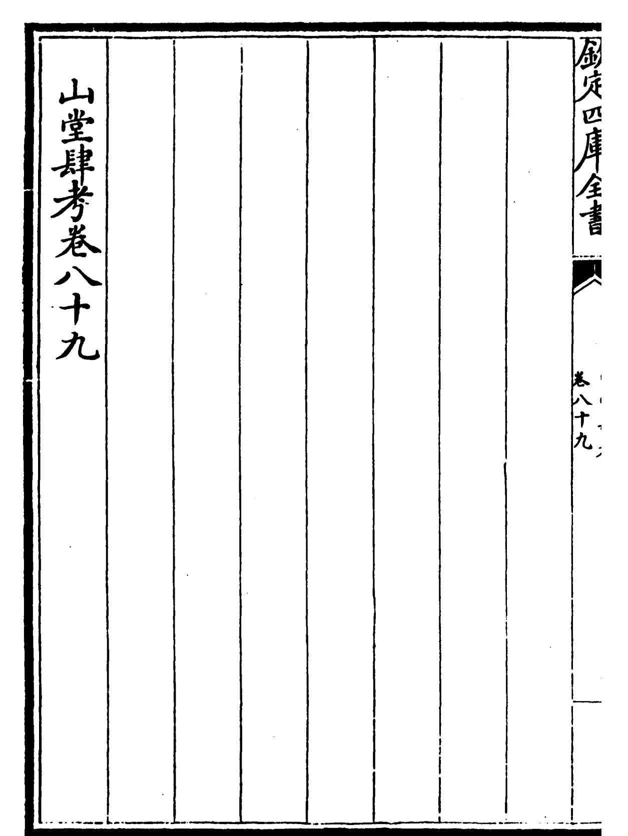
賂樂魏子

左昭二十年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没女寛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嘆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惟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



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将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乾隆御覽之寶



山堂肆考卷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九十
九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許菌培

山堂肆考卷九十　　　明　彭大翼　撰

政事

兵制

周官鄉遂以五起數一家出一人為兵王畿出車萬乘侯國出車千乘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因時之隙而簡兵也克商以庸蜀平淮以江漢征徐命魯公追貊以韓侯隨地之便而

出兵也

作内政

齊桓公用管仲之説作内政而寓軍令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居處同樂死生同憂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諸夏世稱節制之師

作丘甲

春秋時魯成公作丘甲蓋丘出一甲也

南軍北軍

漢高祖踵秦制京師有南北軍南軍主守衛王宮太尉主之其屬則東明而下八司馬也北軍主巡徼京城中太尉主之其屬則越騎而下八校尉也郡國番上于南軍三輔番上于北軍巴蜀三河頴川則有材官隴西天水安定則有騎士西北之地多車騎東南之地多樓船臨淄則有弩手荆楚則有劒客

越騎胡騎

漢有越騎胡騎謂越人胡人內附以為騎射者也

聚廣武

漢韓安國曰文皇帝嘗擁天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上寤于兵之不可宿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注云宿久留也

屯朔方

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希復為冦遠徙北方會匈奴使至漢病死漢遣路充國歸其喪單于以為漢殺之乃留

充國犯漢邊帝乃遣郭昌屯兵朔方以備

羽林兵

漢武帝置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宫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

黎陽兵

漢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定天下故于黎陽立營領兵騎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

七科兵

漢武帝太和二年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壻賈人故有市籍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為兵從李廣利圍宛按適與謫通謂謫使戍邊也

六院兵

唐李愬擒吳元濟詔釋李祐以還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才鋭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嗚咽

三品

漢書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踐更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謂踐更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天下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之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三日便還因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

三變

唐開元而後府兵之籍鈌而不補折衝之將久而不遷一變而為彍騎則關内有常屯之兵而番上之制廢再變而為方鎮則邊塞有常征之兵而番戍之制廢葢府兵之壞自張説請召募充宿衛始彍騎之變自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始彍騎謂滿張弩也一曰射騎魚書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勑書契魚于都督府叅驗皆合然後遣之

去州兵

晉武帝太康元年詔罷州郡兵交州刺史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約損不聽永寧之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治遂大亂

置府兵

唐高祖初置府兵其制始于西魏後周而備于隋為十二衛帝因之置驃騎車騎兩将軍府析關中為十二道皆置府兵後改為軍其法一寓于農每軍置将副各一

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及天下既定廢十二衛改驃騎為統軍車騎為別將至太宗貞觀十年更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名曰折衝府兵分天下為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大大有長每人甲兵裝糧皆自備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

民兵蕃兵

宋太祖監五代方鎮之弊既平諸國聚兵于京師躬定軍制紀律詳盡其制有親衛殿禁之名其營有龍虎日月之號天下之兵本于樞密京師之兵總于三衙隸侍衛者為班直隸邊州者為屯駐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廂兵什伍其民教而閱之者為民兵蕃夷內附糾而用之為蕃兵

周兵蜀兵

宋太祖初得周兵十三萬又得蜀兵十萬太祖繼之兵餘三十萬至雍熙間天下兵僅三十萬咸平景德以来兵倍之寶元慶歷間緣邊所屯至七八十萬天下遂以百萬為額

神武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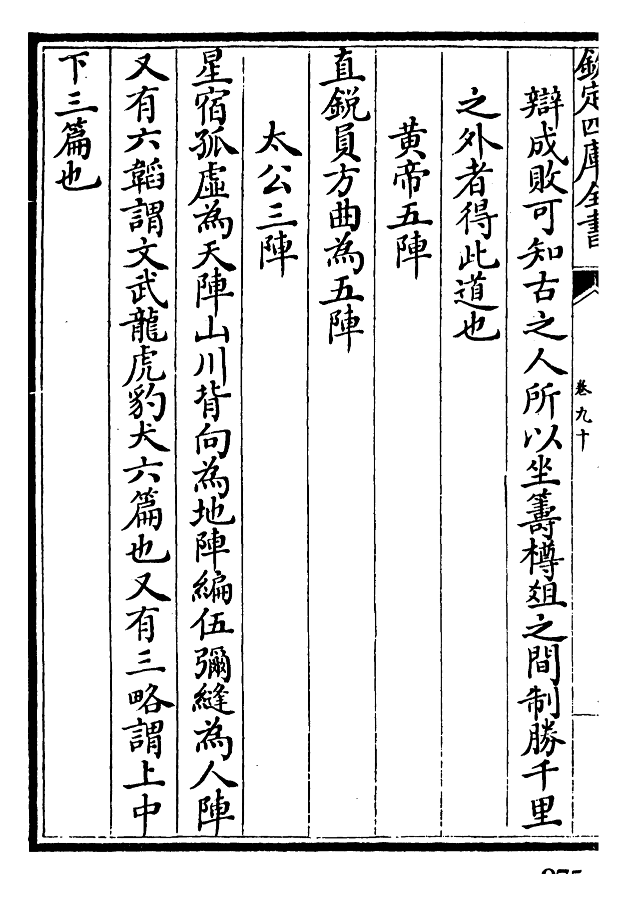
唐肅宗至德二年置左右神武軍取元從子弟充其制皆如四軍總謂之北牙六軍又擇善騎射者千人為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英武軍

義勇軍

宋英宗治平元年刺陜西民為義勇軍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乃命徐億等往籍陜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得十五萬六千餘人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畧不可用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

兵法

唐陸贄云兵法者無他人情而已通其變則得失可



辯成敗可知古之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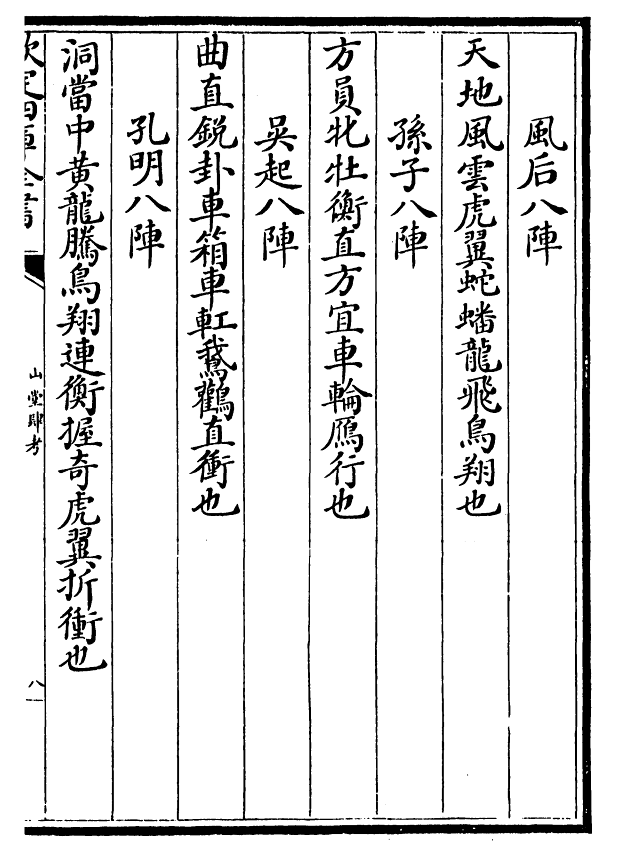
黄帝五陣

直鋭員方曲為五陣

太公三陣

星宿孤虛為天陣山川背向為地陣編伍彌縫為人陣

又有六韜謂文武龍虎豹犬六篇也又有三畧謂上中下三篇也



風后八陣

天地風雲虎翼蛇蟠龍飛鳥翔也

孫子八陣

方員牝牡衡直方宜車輪鴈行也

吳起八陣

曲直銳卦車箱車𨏉鵞鸛直衝也

孔明八陣

洞當中黄龍騰鳥翔連衡握奇虎翼折衝也

田豫三陣

魏田豫討烏桓虜伏騎擊之豫因地形迴軍結固陣複陣圓陣

半千三陣

唐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謂耶員半千對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編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宜為地陣舉三軍

之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

虛實去來

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利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即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即知其去來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為偶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

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陣必亂如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衆則必敗矣

消息勝負

武王問太公曰律管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宫商角徵羽此其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之其法以天清静無隂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

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来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宫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

察行勢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與敵相守敵人絶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守則不可久為之奈何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勢務求利便依

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絶我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

知彼已

孫子曰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曰知彼知已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九地

孫子曰用兵之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為死地是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

地則無絶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五衢

魏武侯問吳起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右山左水深溝高壘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為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知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則急行間諜以觀其慮

彼聽吾說必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為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歸一絶其前一絶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強之道也

五事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

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注云曲制者部曲旌旗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

四機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于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来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

戰陣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為將

九變

孫子曰用兵之法將受命于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絶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于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五危

孫子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

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五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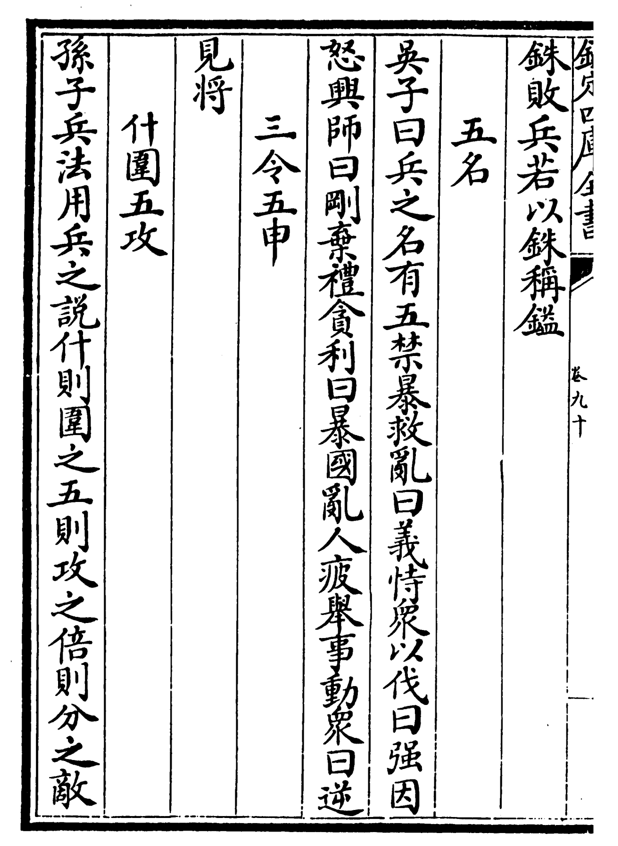
孫子曰用間有五因間者因其鄉人而間之内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于外令傳于敵國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士莫親于間賞莫厚于間事莫密于間

五慎

吳子曰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備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

五法

孫子曰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



銖敗兵若以銖稱鎰

五名

吴子曰兵之名有五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强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

三令五申

見將

什圍五攻

孫子兵法用兵之説什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

則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是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避實擊虛

孫子云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

攻堅乘瑕

管子曰善用兵者不呼儆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儆

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妄行則羣卒困强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

勢險節短

孫子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于毀折者節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

右牝左牡

范蠡曰凡陣之道設右為牝左為牡

以少擊衆

漢李陵與蘇武書曰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唐王君廓從戰東都以十三人破賊萬人馬璘初戰衛南以百騎破賊五千後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賊遂潰朱延壽用兵常以寡鬭衆還者盡斬之

以敗擊勝

曹操征張繡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曰追之必敗

繡不從大敗而還詡曰更追之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至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相變亟往必利繡從之遂追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軍而擊勝軍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其後追兵雖精將不敵故必敗曹公攻將軍未盡力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兵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又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勿遏勿追

孫子曰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鋭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勿缺窮寇勿追

善攻善守

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微乎微乎至于無形神乎神乎至于無聲又曰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

順風鼓灰

見太守下

逆風揚塵

五代史張彥澤與契丹戰陽城為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天又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銳軍中大懼彥澤問諸將咸曰虜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偏將藥元福獨曰軍中饑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為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不能所謂出其不意者也彥澤即上馬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至衛村又大敗之

先聲後實

廣武君李左車謂韓信曰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遣辯士奉書于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

先勝後戰

魏文帝欲伐不從命者問吳蜀何先賈詡曰劉備有雄

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皆難卒謀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臣以今宜先文後武帝不從

料内敵外

唐郭元振時有請罷四鎮兵以救十姓之地者上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及還上疏曰善為國先料内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内然後安平可保

備東撓西

五代周王朴獻平戎策攻取之道從易者始今惟吳為易圖東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

四輕二重

武子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車膏鐗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

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三門四種

唐李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對曰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

所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為一種形勢為一種及陰陽技巧為二種此四種也

但教奇正

唐太宗謂李靖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今諸將但能言背實擊虛及其臨敵鮮有能識虛實者卿悉為諸將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法然後可語以虛實之形諸將不知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故奇正者所以致敵

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茍行兵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

不示隱微

唐太宗命李靖教侯君集兵法既而君集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責靖靖曰方中國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已矣而君集欲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

銜枚潰敵

南史柳元景隨宋孝武入討至新亭據險令軍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各銜枚疾戰一聽吾鼓音賊遂大潰

閉壘示敵

五代王景仁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師範乞兵于行密遂斬友寧太祖聞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遂敗梁兵

六花陣

唐太宗謂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因為圖之故外晝之方内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爾

九軍陣

宋神宗以唐李靖兵全書而見之通典命王震解釋又令内侍李憲以馬步教習之謂憲曰黄帝制八陣武侯

為八陣圖桓温為常山蛇勢即九軍陣法韓擒虎以授李靖時知兵者少故作六花陣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者即七軍七軍者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內圓外方圓陣者內外俱圓

救荒

穀梁傳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荒五穀不升曰大侵白虎通一穀不升徹鶉鴳二穀不升徹鳬鴈三穀不升徹雉兎曲禮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祀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薄征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貸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譏七曰省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

平糴

魏李悝為文侯作平糴法必謹視歲上中下熟上熟則上之人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藏中饑則發中熟之所藏上饑則發上熟之所藏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至貴而民自足國以富強

矯詔發粟

見使臣

貽書貸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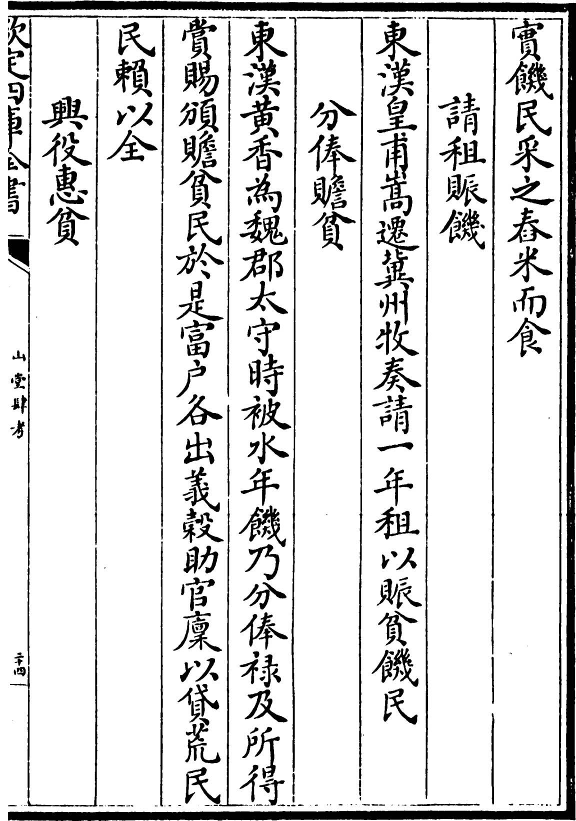
張侍郎溥知楚州會歲饑貽書發運使求貸糧不報溥因嘆曰民轉死溝壑尚待報耶乃發上供倉廩所活萬計因上章待罪降詔奬諭

木實為酪

王莽時洛陽米石價二千莽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實為酪

竹實舂米

唐天復甲子歲隴西亢陽民多流散山中竹皆放花結



實饑民采之舂米而食

請租賑饑

東漢皇甫嵩還冀州牧奏請一年租以賑貧饑民

分俸贍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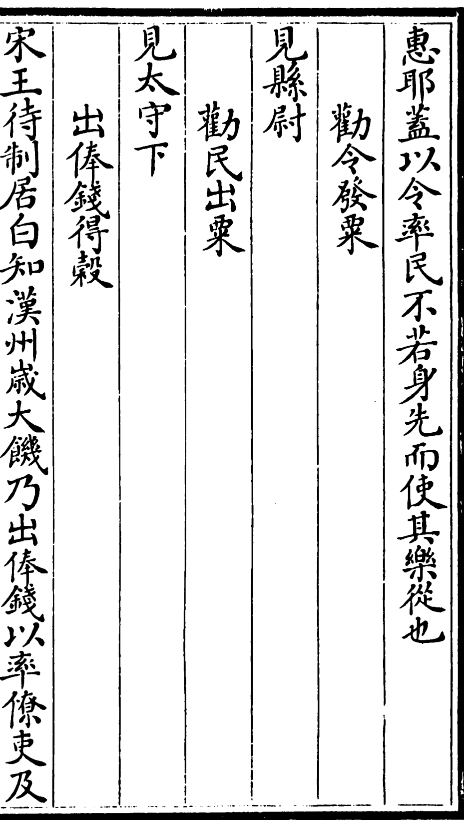
東漢黄香為魏郡太守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禄及所得賞賜須贍貧民於是富户各出義穀助官稟以貸荒民民賴以全

興役惠貧

吳中大饑范文正公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大興土木之役又新廒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無節公乃條叙所以宴遊興造之故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民也由是兩浙之間惟杭州饑民不流徙

作糜食餓

宋陳文惠公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為私



惠耶蓋以令率民不若身先而使其樂從也

勸令發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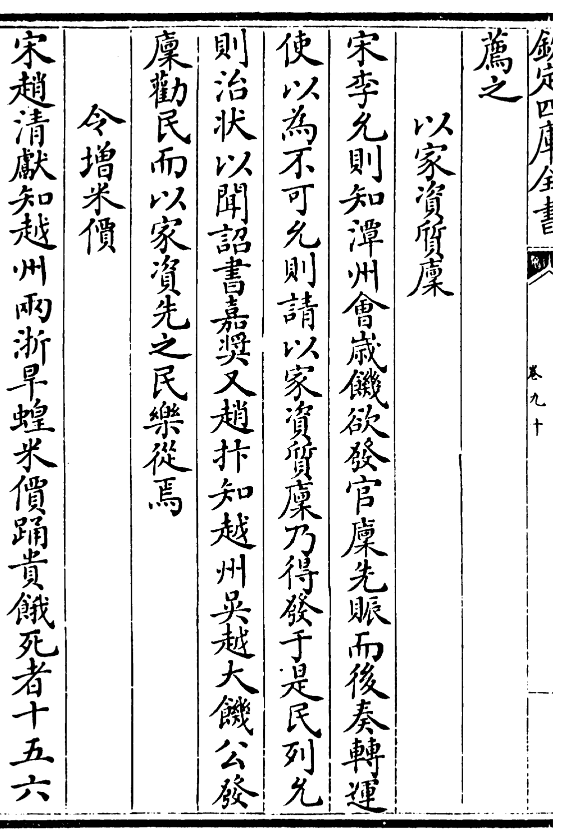
見縣尉

勸民出粟

見太守下

出俸錢得穀

宋王待制居白知漢州歲大饑乃出俸錢以率僚吏及郡豪共得穀數萬斛賑饑民全活者甚衆安撫使韓琦



薦之

以家資質廪

宋李允則知潭州㑹歲饑欲發官廪先賑而後奏轉運使以為不可允則請以家資質廪乃得發于是民列允則治狀以聞詔書嘉奬又趙抃知越州吴越大饑公發廪勸民而以家資先之民樂從焉

令增米價

宋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餓死者十五六

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誚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者又盧坦為宣歙觀察使值旱饑穀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曰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米若價賤則商船不來民益困矣已而米斗價至二百商旅輳集民賴以生

特寬鹽禁

宋張忠定公詠知杭州歲饑民冐禁販鹽捕獲者數百

入公悉寛其禁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為盗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繩之境内卒賴以無擾

嚴出榜文

宋辛纫安帥湖南賑饑榜文只用八字曰刼禾者斬閉糶者配

不俟奏請

宋范堯夫知慶州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

平封樁粟麥濟之州縣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憂吾寧獨坐罪

民不知荒

宋吳遵路字安道丹陽人明道末出知通州天下旱蝗公乘民未饑時募富民得金錢數萬貫分遣衙校糴米于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為收買俟冬大雪乏薪即以原價鬻于市其薪直仍糴官米平糶與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又慮飛蝗為患教民廣種蕪豆并

結蓬茆以處流移病者給藥願歸者具舟續食送之是歲諸郡多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為凶歲也

民得濟急

宋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甞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黄兼濟承事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款似有欽嘆之意公翌日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黄承事者戒令具常所服衣来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

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
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
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直不增
升斗亦無高下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
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裳令二吏掖之使端
坐受四拜黄公後裔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

請免上供

見太守下

截留綱運

宋洪皓為秀州録事州大水流移塞路倉府空虚無以為賑會浙東綱運常平米四萬過城下皓遣吏鎖津柵請守使截留守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皓曰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訖留之亡何廉訪使王孝竭至郡曰平江哀號訴饑者旁午此獨無有何也守具以對孝竭曰違制抵罪請為君脱之呼吏寫奏皓曰食猶未足公能終意更得二萬石乃可孝竭以聞米如數而得

治盜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二曰除盜賊

大司寇士師之職掌士之八成六曰為邦盜

取人萑苻

左昭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

之盜少止

弄兵潢池

漢書宣帝即位渤海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丞相御史舉龔遂帝召見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乃乘傳至渤海移書勑屬縣悉罷捕盜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器

者乃為盜於是盜賊即時解散民安土樂業

黄巾

東漢靈帝時鉅鹿張角以妖術教徒衆數十萬皆着黄巾以為幖幟時人謂之黄巾賊帝遣盧植皇甫嵩戰敗之

赤眉

王莽末民竝起為盜王鳳馬武王常等共聚藏緑林中至七八千人恐其兵與莽兵亂乃皆赤其眉以相識別

馮異擊破之

責酋致偷

漢張敞字子高宣帝時守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敞乃召偷盜酋長數人責問因貰其罪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来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有汙赭者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

市無偷盜

命吏曉賊

漢趙廣漢為京兆尹時富人蘇回為郎被賊二人劫之為質有頃廣漢將吏到回家自立庭下使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二人驚愕即開户出下堂就捕

詰壘降賊

東漢順帝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乃以

張綱為廣陵太守綱單騎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于門外罷遣吏兵獨留十餘人以書諭嬰請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延之上坐譬以禍福嬰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如魚遊釜知不可久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按綱字文紀

解圍破賊

東漢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共討黄巾賊帥韓忠據宛

乞降儁不聽曰縱敵張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之連戰不
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賊因外圍周固内營逼
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故以死戰也不如徹圍并兵入
城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
出戰儁大破之忠等悉降

假兵平賊

唐懿宗時劇賊仇甫亂明越宰相薦王式為觀察使往
討之上問方畧對曰第假臣兵冦不足平也詔盇許滑

淮南兵式發自光福里第麾幟皆東㸿獮獮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聞賊用騎兵乃閱所部得吐蕃回鶻遷隸數百人發龍陂監牧馬給之集土團諸兒為向導遂擒甫斬之仇甫或作裘甫

寛限得賊

唐天后時太平公主寶物盡為盜所刼太后限洛陽長吏責兩縣二日限兩縣責吏一日限不獲者咸死計無所出途遇湖州別駕蘇無名請至縣言其故無名上天

后曰願無限日月且寛府縣仍以吏卒盡屬之臣天后許之至戒吏卒曰十八五人為侶可於東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輩皆衣縗絰相隨去北邙者即踵而報我卒如命伺之果見胡人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徹奠即循行塚旁相視而笑馳白無名無名曰得之矣因使盡執諸胡而發其塚視之皆寳物也天后問何策得之對曰初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一見得知是盜但不知其葬處今當拜掃計必有迹哭而不哀者明

所瘞非人也相視而笑者喜墓無傷也陛下促府縣捕盜盜計急必取而逃之天后曰善賜金帛遷秩二等

遺絹愧盜

東漢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為太丘長有盜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寔命子孫訓之曰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如梁上君子是也盜驚自投地寔徐譬之曰觀君狀貌不似惡人宜克已反善令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竊盜

賦詩退賊

唐李涉過九江浣口遇盜盜問何人從者曰李博士是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不可剽奪久聞詩名願題詩一首足矣涉贈一絶云風雨瀟瀟江上村緑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

令掃街路

齊王敬則為吳興守録得一偷令長掃街路久之令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皆走散境内以清

配執御傘

隋麥鐵杖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陳建中間為羣盜廣州刺史俘之以獻沒為官户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刼還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帝惜其勇捷誡而釋之煬帝時與賊戰死

飛書示夷獠

唐裴懐古長安三年為司封郎中時始安獠歐陽倩擁

衆數萬攻陷州縣朱敬則稱懷古有文武全才武后以為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懷古至嶺上即飛書示以禍福倩等迎降且言為吏所侵迫故舉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之遂詣其營賊大喜皆来欵附嶺外悉平

受詔降妖賊

唐劉潼為京兆少尹時山南西道節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宣宗怒甚乃遣潼詣果州招諭之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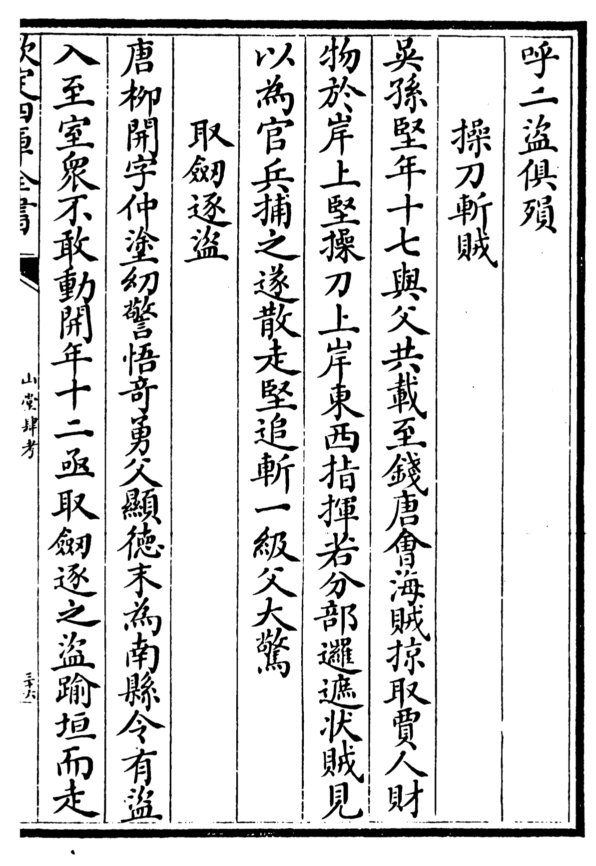
使汝復為平民聞汝木弓射二百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

以舌擊賊

晉朱伺字仲文為江夏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太守陽珉每請督府將議拒賊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擊賊耳

呼聲殞盜

晉蔡喬有勇氣聲若震雷嘗有二偷兒入室喬拊牀一



呼二盜俱殞

操刀斬賊

吳孫堅年十七與父共載至錢唐會海賊掠取賈人財物於岸上堅操刀上岸東西指揮若分部邏遮狀賊見以為官兵捕之遂散走堅追斬一級父大驚

取劒逐盜

唐柳開字仲塗幼警悟奇勇父顯德末為南縣令有盜入至室衆不敢動開年十二亟取劒逐之盜踰垣而走

開捭斷其足三指

仗戈擣穴

宋高宗時方臘反命韓世忠討之世忠潛行谿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遂擒臘以出

設梯攻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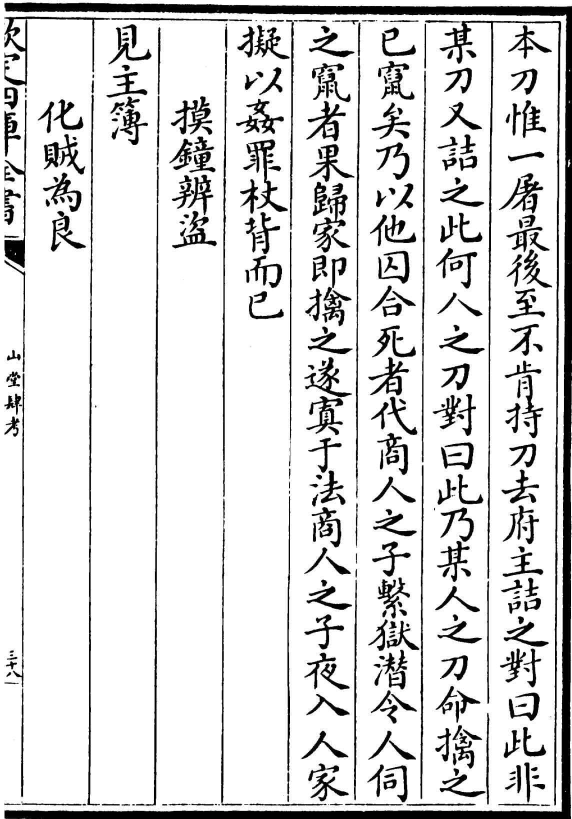
宋高宗時建安范汝為反以韓世忠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江而下七郡皆血

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賊盡塞險路以拒王師世忠命諸將偃旗卧鼓徑抵鳳皇山瞰瞰城邑設雲梯火樓日夜併攻其城五日城破汝為自焚死

認刀得賊

劉崇龜鎮海南有富商子少年而白皙泊船於江岸上有門樓中見一姬年二十餘妖艷非常亦不避人富商子乘便言曰黄昏當詣宅矣姬微哂既昏黒啟扉俟之富商子未及赴約有盜竊見一房無燭突入姬即欣然

就之盜乃謂其見擒以庖刀剌之遺刀而逸及商子入戶即踐其血以手捫之流血之聲未已徑走登船一夜解維比明已行百里其家迹其血至江岸詰岸上云其夜其客船一夜徑發即差人追及械于圜室搒掠備至具實吐之惟不招殺人其家庖刀納于府主府主下令曰某日大設合境庖丁宜集于毬場以俟其宰屠者皆集又下令曰今日已晚可翌日至乃各留刀府主命取入諸刀以殺人之刀雜其中換下一口來日諸人各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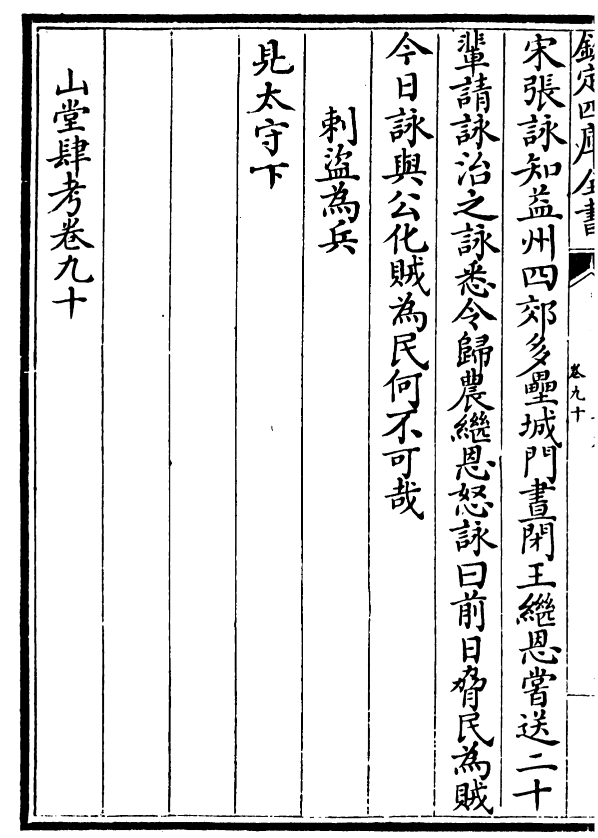


本刀惟一屠最後至不肯持刀去府主詰之對曰此非某刀又詰之此何人之刀對曰此乃某人之刀命擒之已竄矣乃以他囚合死者代商人之子繫獄潛令人伺之竄者果歸家即擒之遂寘于法商人之子夜入人家擬以姦罪杖背而已

摸鐘辨盜

見主簿

化賊為良



宋張詠知益州四郊多壘城門晝閉王繼恩嘗送二十輩請詠治之詠悉令歸農繼恩怒詠曰前日脅民為賊今日詠與公化賊為民何不可哉

刺盜為兵

見太守下

山堂肆考卷九十